



大山深处的灯光球场

□彭春生

在我驻村的地方,有两条山脉,之间是一条峡谷,峡谷中以前是一个大型煤矿,2014年政策性关闭。每当暑假来临,不少村民卸下在城区照顾孙辈的任务,回到山区的老家来避暑。在这些村民中,不少人是以前的煤矿职工。前不久,我就接待了一对煤矿退休的老年夫妇,男人姓刘,女人姓王。

故地重游,最容易让人思绪万千。在陪他们游览煤矿遗址的过程中,我们把脚步停在了灯光球场上,听他们讲起了球场上的一幕幕往事。

在煤矿还在运营的时候,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,整个煤矿职工及家属有三四千人。在这个男性占据绝大多数的企业里,人们下井回来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篮球。煤矿的领导也很贴心地在职工宿舍楼的前方空地上设置了灯光球场。夏天的午后,太

阳依依不舍地隐没在西边远处的山峦里,天色逐渐暗淡下来。虽然山区退凉很快,空气中已经有了一丝凉意,但地面还有残存的暑气,热爱篮球的年轻小伙子们全然不管这些,自发地组队前来打篮球。

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,橘红色的篮球抛向半空,两边球队挨得最近的两个身体仿佛被压缩的弹簧松开后猛然释放,同时做出双龙抢球的动作,身边的其他队员一边盯着篮球一边跑动,口里还在呼喊,让沉寂了一个白天的篮球场沸腾起来了。口哨声、鞋底摩擦声、篮球拍击声、粗重的喘息声,此起彼伏的呐喊声,轰然点燃了整个篮球场。有人为了增强气氛,竟然拿来了铜锣和大鼓,在篮球场边有节奏地敲击着。

夜幕降临了,球场上安装的大灯一齐亮起,将球场照得一片雪白,密密麻麻的蚊虫在灯下飞舞。场上跃动的人影一会儿奔向东边,一会儿涌向西边。轰的一

声,篮球撞击着篮筐并在边缘转了一圈,落到地面,爆发出一阵欢呼声。

因为挨着职工宿舍楼的缘故,精彩的篮球比赛吸引了妇女和小孩前来观战。球员们身上鼓鼓的肌肉、洒脱的动作,给女人们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,也带来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美好享受。中场休息的时候,常有年轻姑娘给自己的意中人递水递毛巾,引起旁人的起哄,许多人的姻缘就是在球场上结下的。这对老年夫妇便是在篮球场上相识、相知、相爱的。“刘叔,阿姨当年递给你的一壶水格外地甜吧?”我打趣道。“确实,打球久了,口干得厉害,喝口水,一下子就舒服了。”刘叔掩饰不住内心的惬意。

小孩子端着饭碗边吃边看,有时忘记动筷子,直到母亲反复催促才快速扒拉两口。不想下楼的人们,则趴在宿舍的窗户外,居高临下观战。

听完刘叔的讲述,我们的思绪又从几

十年前拉回到了现在。煤矿已关闭十余载,当年的矿工们陆续搬离,人声鼎沸的矿区日渐沉寂。曾经青春洋溢的灯光球场在岁月的洗礼下如同一位老者,铁质的篮球架上,油漆早已斑驳褪尽,暴露出锈蚀的筋骨。失去网子的篮筐,在风雨中承载着岁月的侵蚀与暴晒。球场上的灯光已多年不再亮起,高高的灯柱在月光的照耀下,将孤零零的影子投放在粗粝而苍老的地面上。只是到了暑假期间,散学归来的青年学生偶尔来此打篮球,才让人猛然想起灯光球场曾经的喧嚣。

望着今昔之变,刘叔和王姨久久伫立在篮球场边不愿离去,也许是在回忆曾经的青春岁月。时至今日,灯光球场虽热闹不再,但在故地重游的煤矿工人心中,却永远闪烁着跃动的青春身影和情感悸动的美妙时刻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开州区委宣传部)

终南山月

□万艳

终南山,北纬30度左右秦岭之巅的一座名山,它在王维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诗句里,它在“终南捷径”的成语典故里,它在李白、杜甫的脚下。今天,它在我的脚下。

相信你读过“终南捷径”的成语,此“终南”,便是终南山也。《新唐书》有载,唐人卢藏用很想入朝做官,却故作清高,欲就还推,隐居在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,借此得以名声大振,最后为朝廷重用,抄了通向名利的最近门路,这就是“终南捷径”。

终南山,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,天下寒士的另一个“隆中”,他们以退为进,以隐为出,迂回曲折,以求得到心之所向之人的“三顾茅庐”。

我不想求仕,迂回走终南捷径;也不想问道,修炼做归隐山人。我乃世间俗人,山外的万丈红尘对我有着百慕大三角般超强的磁力,这重重的山峦,茫茫的森林哪能阻隔和屏蔽? 所来,只为偷得浮生几日闲而已。

“山中无历日,寒尽不知年。”正值盛夏,躲在山中的日子,每个夕阳西下的傍晚,都会去林中散步。闲闲数过一排排青松,悠悠

绕过一弯弯山凹,看林木森森,小溪潺潺;听松涛沙沙,百鸟啾啾,择一方青石,安然坐下,捧上随身带来的书本,在天籁陪伴下,惬意地从晚霞满天坐到天色黄昏。好像我远道而来,只为寻一安静风雅的书桌。

日暮而归,与众友饮月色而醉,步履踉跄地踩碎一地月光。一路,荒腔走板、东拉西扯地唱吟与月有关的歌曲诗词,扰乱四邻,惊得宿鸟飞窜,大有李太白“我歌月徘徊,我舞影零乱”的醉癫狂狷。

山中夜晚,寂静好眠,每个清晨总在“窗外日迟迟”中醒来,对着偷偷探窗入室的绯红的霞光,伸个大大的懒腰,一边穿衣,一边吟诵“大梦谁先觉,平生我自知”,也有诸葛先生的志得意满。

一日半夜,沉睡中,被一片光亮晃醒。揉揉惺忪的双眼,环顾四周,四壁如昼。高天,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棂肆无忌惮地洒将下来,将房间盈盈装满,我的小床像一苇汪洋中的小舟,在水光潋滟中漂漂荡荡,任由西东。睡意顿消,走下床,披上毛巾来到阳台。

远处黑黝黝的青山,近处郁森森的树木,还有在天地间遗世而立渺小的我,都在这倾泻的万顷碧波之下,盈盈凉凉,隐隐约约,闪着神秘的晕光,像千万个永恒的沉思和无解。

借着月光,极目远天,天地相接茫茫,不见山外红尘。遥想这轮亘古的明月,照过失去家国的帝王,照过宦海失意的良臣;照过青枫浦上的渔人,照过捣衣砧边的村妇;照过游子的徘徊,照过离人的无眠;照过苏轼“明月几时有? 把酒问青天”的喟叹,照过张若虚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”的感慨……

月华如练,照我今夜独倚栏杆。此刻的阳台,若世间小小戏台,这纤尘不染的月色如舞台的追光,将我柔柔锁定,仿佛,我是这天地的主宰。

披衣觉露滋,长夜的风吹来,冷却无羁思绪,看月下自己茕茕孑立。

今夜,天涯的尽头,你是否无眠?

今夜,皓月之下,你是否也在久久地仰望?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桂林山水

□王钟

十岁男孩站在教师宿舍的过道上,啃着课本那页卷了边的纸。古镇早春的午后,风湿漉漉地裹过裤脚,摇晃着留堂的饥饿——那些小小的文字,又与他失去了联系。

男孩想起前日傍晚放学时,老师的声音顺着深情的表情响起:“这篇美文,回家后一字不差、有情感地背诵,明天我要抽查。”眉宇间的严厉,从厚重的镜片透露出来。

晚饭后,昏黄的灯光下回荡着磕磕绊绊的读书声。直至深夜,男孩才抱着课本沉沉睡去。糟糕! 寝室里走出急促的脚步声,惊扰了他的思绪。

“可以了吗?”“还没。”他咬着泛白的嘴唇。“小钟,你没有认真啊。”“老师,我……我尽力了。等我见了桂林的山水,再背给您听?”“明日复明日,抄十遍,抄十遍!”“小钟,能听见吗? 我是三十三年后的你,在赶去的路上。对不起,再等等我!”我远远望着,男孩低头跟在老师身后发颤的模样。

“女士们先生们,桂林站到了……”广播声把我从迷迷糊糊的睡意中唤醒,原来是一场梦——其实也不是!

四个小时前,一列从重庆驶往桂林的动车疾驰着。女儿苗苗正贴着减速玻璃望着窗外,苗妈还在手机上完善出行攻略。而我,什么都没做,只是静静地看向她们,不小心跌进了旧梦中。

到达阳朔,安顿好住处,苗妈在楼下租了一辆三轮车,摇摇晃晃,把七公里路颠成慢慢的期待……午后的遇龙河,天很蓝,云很白,山很近,水很亲。竹筏轻漾,撑篙的广西老表身形稳健。我们静坐筏上,看山影入水,观游鱼闪现。岸边几只鸬鹚,早已卸下旧业,做起与人合影的活计。山有山的错落,水有水的平仄。人在画中游,不觉已黄昏。

在课文插图的情境里,我邂逅了一对重庆母子。男孩捧着课本,童声悠然;母亲静坐一旁,目光温柔。本不想打扰,但似曾相识的字句,牵引着我悄然靠近。

一样的乡音,一样的携子同游,男孩的母亲忽然跟我聊起她的孩子。她说,学到《桂林山水》这课,老师叫孩子回家背诵。她一时情急,做了回“熊家长”。

“唉,我当时就悔了。第二天,还被老师请去了。”她轻叹着,又想起那些事。

“乐乐妈妈,怎么回事?”一向温和的老师罕见地怒了。

“孩子……没背下来,是我没督促好……”

“我说的是孩子脸上的指印。每朵花自有花期,要看见,要鼓励,要相信。乐乐这孩子开朗懂事,阅读上暂时吃力些,不着急。有空,多带他出去看看。”

“叔叔,您是来看山水的吗?”我听得入迷时,乐乐的童音飘了过来。

“和你一样,赴一场约。”两个目光竟重合在一起,轻松地笑了。

漓江说:等你太久。

竹筏说:重山已过。

乐乐说:组队闯关!

我说:准备好了!

晚风呢? 它正拂过,替我们说——来,一起背《桂林山水》。那些曾经逃离的文字在流动、在浮现、在亲近、在抵达,一点点润进心底。 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协会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散淡夜光(外一首)

□殷贤华

月亮慵懒地睁开眼
这个夜晚,从一个呵欠开始

万物平躺
连含羞草都松开了拳头

时间的被角从四面八方漫上来
刚好盖住呼之欲出的鼾声

路灯拉直了回家的道
一只蜗牛在飞驰

有人在抿一杯糖水
他已经品尝了大半生

还有人在低声歌唱
既忘记了歌词,又忘记了曲调

邮月亮

我把门窗打开
让月亮潜进茶杯底
我有储蓄月亮的习惯

我把月亮邮给田间的锄头
让它照亮父亲早出晚归的路
我还把月亮邮给针线
让它照亮母亲纳鞋底的路

夜深深,在异乡
我要留一枚月亮照亮心房
那里面住着我的家人
我的整个世界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天河潭

□潘昌操

是不是天河你不管
海拔千米离天却更近了一步
天河的水也是往下流的
山留不住,洞可以
洞留不住,潭则可以
潭留不住,人间则可以
水在天上,天在水里
七月,人间的清凉在这里
背着行囊来的
排着拥挤长队来的
只为顺水行舟
畅通心内的拥堵
亿万年洞府光阴
与新近开凿的时间相通
俗世与桃源相通
只为在树荫下坐一坐
与悬崖峭壁合个影
与瀑布合个影
落差留在脑后
是谁将步履当文字洒落
白云飘过,千山万竹相陪
亭台楼阁暂歇,径通幽处
是谁将心遗落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